



伍憲子先生著

經學通論

李大明敬題



伍憲子著

經學通論

上海東方文化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

經濟通論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六角

外埠酌加運費

著者 伍憲子

印行者 上海東方文化出版社
上海大通路東斯文里三五九號

特約經售處 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圖書部
上海南京路

分銷處 各大書店
上海及各埠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

法壽子先生造象

經學通論

序

經學沉晦，垂二千年，學者聚訟於章句訓故之間，六經大義，未由表見。晚清今文學復興，大義漸顯。然以歐學屢入，學者趨新蔑故，無復研求。近人復有倡古書有毒及廢棄線裝書之說，欲將數千年固有文化摧滅而廓清之。惡風靡盪，大教淪胥。後生小子，習非成是。西迷所極，於是蘇格拉底學說，可以奉為典要，孔子言便不知尊崇；伯拉圖可以賞識，孟子書便不許涉獵。夫蘇格拉底與孔子之正名一也；伯拉圖與孟子之雄辯一也。嗚呼！孔孟何不幸生而為中國人，蘇伯何幸生而為歐人乎！夫謂古書有毒，以其古也。外國古書極多。然則外國古書亦有毒乎？中國古書則主張燔滅之，外國古書則提倡誦習之，斯為吾大惑不解者也！

中國之書，莫古於六經。其微言大義之湛深微妙，亦莫如六經。今舍六經不誦習，不明其家法，不求其義理，信口雌黃，詆為有毒，毋乃妄乎！

六經大義，博大精深，詩與禮樂，則注重修養身心；書與春秋，則注重政治措施；

易則將身心修養，政治措施，鎔成一片。六經大義，息息相通。

善哉吾師憲子先生發詩禮樂大義之言曰：「溫柔敦厚，恭儉莊敬，廣博易良，合觀之，便成一高尚優美之人格。若從反面觀之，不溫柔則浮躁；不敦厚則輕薄；不恭儉則兀傲門狠，貪佔便宜；不莊敬則苟且偷安，無責任心；不廣博則狹隘而計較小利；不易良則陰險苛刻而毒害，如是則不成人格。凡不成人格之人，皆因失詩禮樂之教。……詩禮樂之教，固注重修養身心，但不祇注重個人，同時推之於有衆：……使天下人人皆修養，以致其和平，故曰：「凱弟君子。」凱弟者，和平之至也。「夙夜其命宥密，」言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，使之寬和寧靜也。有威可畏，有儀可象，民自傲之，國自化之，匍匐之，則仁心上下相通，普徧於全國，渾然一體矣。仁之至，詩禮樂之至，和平之至，治道之至。」

其言書與春秋則曰：「書與春秋，政治之書也。治人最患蔽塞聰明，治道最患急功近利。書以疏通知遠爲教，此政治學原理之最精者。春秋屬辭比事，其含義極豐。從橫體觀之，則計較精密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夫夫，婦婦，有條不紊。從豎體觀之，則帶歷史性，由據亂而升平，由升平而太平，不躐等，明是者，可稱大政治家矣。」

其言易則曰：「夫修養身心，至於通易，則已見佛家之莊嚴淨土矣。但是佛非自了，儒當渡人，如是，則有時開殺界以行慈悲，苟繫靜精微未至，則必失之賊。」又曰：「人生過惡之大者，在游移不定。動於利害而不明是非，今日以甲爲利，則變宗旨而趨之，明日以乙爲利，復變宗旨而趨之，變則變矣，而不能斷，此易義之所不取也。易義雖尚變而先尚辭，辭者，斷定之謂，不許游移，不許浮滑，不許趨避，不許取巧，否則不能謂之變。觀於日月時時刻刻變動，而有一定之軌道，若出乎軌道而變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今人之過惡叢脞，爲害國家人羣者，其原卽由於亂變，有失尚辭之義，故其言之不通，行之爲禍，大業無成，祇有鼓動天下之民爲非而已，此與易義至相反者也。」

以上伍先生論六經之精義如此。夫人生世間，有我一方面，同時有人一方面，我無人格，何以自處，我無方法，何以處人，是則身心修養與政治措施爲人人所必習，誠如是，則六經關係於人羣，不已多耶！淺識末流，不通經義，妄詆經學，徒見其不知量耳！

憲師承南海竹居兩先生之餘緒，於經學大義，研討有素。近年游歷歐美，博洽

見聞。於經學則主張以科學方法整理之，於歐學則主張擷長補短，適應時用，絕不泥古，亦不趨新。鑒於人事亂變，國步艱難，認撥亂反正，有提倡經義之必要，蓋有獨見也。

明隨侍先生過游各國，亦既有年。其在海外言論，著作等身。是書之作，成於庚午。蓋應三藩市國學函授學院之請也。壬申明因事歸國，頻年奔走，必攜置行篋中，暇輒展誦，不忍釋手。今歲小留滬上，特校刊之，以嚮世之同好者。

丙子七月門人李大明謹識。

經學通論目錄

經學通論目錄

- 一 經之訓詁與範圍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經學之意義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今古文之爭……………一〇
- 四 劉歆作偽之考證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五 劉歆偽經之害……………三四
- 六 東漢後今古學之糅雜……………三七
- 七 兩漢經學……………四四
- 八 三國南北朝經學之衰落……………五四
- 九 隋唐經學……………五九
- 十 宋元明經學……………六〇
- 十一 清代經學……………六一
- 十二 詩經大義……………六四

十三	書經大義	八〇
十四	禮經大義	八八
十五	易經大義	九七
十六	春秋大義	一一一

經學通論

伍憲子著

一 經之訓詁與範圍

自歐學東漸，國人厭故喜新，多視經學為不適今日之用。風氣已成，不可救藥。今日而講經學，豈非冠章甫衣縫腋而遊於裸國乎？然病者元氣太虛，終不可以棄參耆之劑，起死回生，終有求之一日。處方如何，是在名醫耳。

研究經學，當先定「經」字之解釋，而後經之意義明。近人輕視經學，欲破尊經之說。章炳麟謂：「經，乃經緯之經。經即線。所謂經書，不過線裝書耳。漢人訓經為常道，已非本意。後人妄說為經天緯地，尤擬於不倫。」章氏此等解釋，真墮清儒破碎支離之習。經之名，起自周秦，此時安有線裝書？古人所謂方策，方用木板，冊用竹簡，以韋編之。史記所以言孔子讀易，韋編三絕也。線裝書起自五代。章氏乃以線裝書解釋經字，豈非通人之蔽乎！

今欲明經之訓，仍須於經傳求之。尚書酒誥云：「經德秉哲。」偽孔傳釋以常

德持智。易頤卦爻辭云：「拂經于丘。」王弼注：「經，義也。丘所履之常也。」左傳云：「禮，天之經也。」孝經云：「孝，天之經也。」此皆作道之常解。故漢儒云：「經常也。道義法制之不可易者，謂之經。」以此而訓釋六經之經，可謂的當矣。中庸云：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，親親也，尊賢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羣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求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」此九經之經，亦作常道解。與六經之經同訓也。夫經之文從糸。說文訓為織。然織以直絲為主，而後以橫絲加之，故直絲為經，其常也；橫絲為緯，其變也。是經之原訓，仍不離於常。經始經常之義，實由此生焉。用之於天空與地球，則南北經線，東西緯線之說生焉。推之於人身脈道，則十二經之說生焉。推之於道路，則周官「國中九經九緯」之說生焉。既有南北東西，則當有分畫。此周官「體國經野」之說也。既有分畫，復有量度，此詩大雅「經之營之」之說也。由是推治絲之經綸以經綸天下。故易曰「雲雷屯君子以經綸。」（治絲者引其緒而分之為經，比其類而合之為緯，）由是推經綸之方法，而名之曰治理。故左傳曰：「夫禮所以經國家。」又曰：「子姑整軍而經武。」此皆經之推廣義也。豈區區織小線裝書云耳哉！

孔子定六經，本無自名爲經之說。見之論語曰：「詩書禮易。」見之孟子曰：「春秋。」皆無經之名。經者，七十子後學所加耳。小戴記有經解一篇，引孔子之言，解詩書禮樂易春秋，此七十子後學名詩書禮樂易春秋爲經之始也。七十子後學，又集孔子與曾子之言，名爲孝經。此經名之始也。故荀子曰：「夫學始於誦經，終於習禮。」莊子曰：「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。六經之名，始於七十子後學明矣。經之名既非孔子自定，後儒尊孔子之意，而以經名之。以漸而尊及翼經之傳。至唐遂有九經之名。（詩書易儀禮周官小戴記，春秋公羊傳，春秋穀梁傳，春秋左傳）立之學官。其刻石經，則并及孝經。論語，爾雅。宋時又加孟子十三經之名。於是立一加戴禮則名十四經。）

但執漢儒之說繩之，則十三經之名實濫。小戴記經解，祇言六經。莊子天運篇，祇言六經。史記淮南子，亦祇言六經。楊雄法言，祇言五經。史記儒林傳，敘述經師家法，亦祇言五經。復五經之舊名。則公羊穀梁解春秋，既以傳名，不能稱經也。左氏不傳春秋，不能稱經也。爾雅爲小學訓詁之書，更不能稱經也。周官小戴記，孟子不能稱經也。論語，孝經，亦不能稱經也。今宜糾正十三經名稱之謬誤。復六經之古說。或

者謂經之名，本極普通。老子道德經稱經，莊子南華經稱經，墨翟之書稱墨經，佛書稱佛經。耶教之書稱聖經。列子稱冲虛經。漢志有山海經，隋志有水經，地理之書也。甘石星經，內經，難經，天文方技之書也。乃至師曠禽經，伯樂相馬經，陸羽茶經，張氏棋經，酒有甘露經，貨有相貝經。若是者，豈能謂之吳楚僭王乎？彼既皆可稱經，何獨於三傳，二禮，孝經，論，孟，爾雅，不能稱經乎？不知經之名，雖極普通，而六經出自孔子，自有其特殊之價值。其他諸經，不參入孔子六經範圍，則各自別行，不相混也。今所當正者，為十三經之名稱，將孔子六經參錯其中，嫌於相混，故當分耳。非謂經之名稱為孔子專有，其他作者不能用也。

明乎此，則經者常道，道義法制之不可易，指孔子六經言之。然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理者，天下之公共物。東海有聖人，西海亦有聖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孔子六經之外，又安能謂無說常道者。但適用不如孔子耳！吾人生在中國，不能不尊孔子，尊孔子不能不尊六經。（六經為孔子所作，已詳拙著國學概論，不贅。）

二 經學之意義

經學有小有大。埋頭於章句訓詁，攷據名物，經學之小者也。通經致用，修己安人，經學之大者也。吾人今日研究經學，豈欲白首窮經，做經生乎？欲求其術之用，則於諸經大義，當先明之。

小戴記經解云：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疏通知遠，書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；絜靜精微，易教也；恭儉莊敬，禮教也；屬辭比事，春秋教也。故詩之失愚，書之失誣，樂之失奢，易之失賊，禮之失煩，春秋之失亂。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詩者也；疏通知遠而不誣，則深於書者也；廣博易良而不奢，則深於樂者也；絜靜精微而不賊，則深於易者也；恭儉莊敬而不煩，則深於禮者也；屬辭比事而不亂，則深於春秋者也。」此段爲孔子之言，歷來注家，祇是順文解釋，未能融會貫通，發揮痛透。今特詳說之，以明經術之大用。

今先分詩、禮、樂、爲一組，注重身心修養方面。書、春秋、爲一組，注重政治措施方面。易、爲一組，將身心修養、政治措施，鎔成一片，六經大義，息息相通。

溫柔敦厚，恭儉莊敬，廣博易良，合觀之，便成一高尚優美之人格。若從反面觀之，不溫柔，則浮躁；不敦厚，則輕薄；不恭儉，則兀傲鬪狠，貪佔便宜；不莊敬，則苟且偷安，無責任心；不廣博，則狹隘而計較小利；不易良，則陰險苛刻而毒害；如是，則不成人格。凡不成人格之人，皆因失詩禮樂之教。中國數千年來，藉賴詩禮樂之教，養成國風，鑄為國性。中國人在世界上，另有一種特質，謂之和平。合溫柔敦厚，恭儉莊敬，廣博易良，就是和平特質。故莊子云：「詩以道志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。」太史公亦云：「詩以達意，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。」志與行，總不失和平之旨。可見詩禮樂是一氣貫通。證之樂章存乎詩，樂節存乎禮，益知詩禮樂之為一氣。又證之孔子閒居（小戴記篇名）告子夏之言曰：「志之所至，詩亦至焉；詩之所至，禮亦至焉；禮之所至，樂亦至焉。」皆是合詩禮樂以為修養身心之明證。我國人，有時不必親受詩禮樂之薰陶，而亦能表現其和平之國性者，則因為數千年來無形無影，已多感受。或在過去生中，或得先代遺傳，或是有生以後環境習慣，故不必讀書，而和平之國性亦不失。普通語，「詩禮傳家」，此傳字，不限於一代兩代，推之數千年遠祖，亦是傳也。但傳之久，則氣漸薄。若不接續薰陶之培植之，勢必天性日滿，國性日失，而浮躁

輕薄，兀傲門很，苟且偷安，狹隘陰險，等等惡性漸發作，而人格墮落矣。枯瘠之田，欲再使之膏腴，不能不乞靈於肥料。此詩禮樂之教所以可貴。經術之大用，盡在此也。詩禮樂之教，固注重修養身心，但不祇注重個人，同時推之於有衆。試再讀孔子開居之言。「子夏曰：詩云，凱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敢問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？孔子曰：必達於禮樂之原，以致五至而行三無，以橫於天下……子夏曰：敢問何謂三無？孔子曰：無聲之樂，無體之禮，無服之喪。子夏曰：敢問何詩近之？孔子曰：夙夜其命宥密，無聲之樂也。威儀逮逮，不可選也。無體之禮也。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無服之喪也。」觀此，則由一人之修養，擴充之，使天下人人皆修養，以致其和平，故曰「凱弟君子」。凱弟者，和平之至也。夙夜其命宥密，言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，使之寬和甯靜也。有威可畏，有儀可象，民自傲之，國自化之。匍匐之救，則仁心上下相通，普徧於全國，渾然一體矣。仁之至，詩禮樂之至，和平之至，治道之至。此種教化，歐美人何嘗能夢見？

莊子云：「書以道事，春秋道名分。」太史公云：「書，書先王之政事，長於政。春秋辨是非，長於治人。」故書與春秋，政治之書也。治人最患蔽塞聰明。治道最患急功近利。書以疏通知遠為教。此政治學原理之最精者。春秋屬辭比事，其含義極豐。